



四書匯叅

孟子

四

仁12
2673
24-14



仁仁2
2673
24-14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語類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

方不利之類王相指吉時。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註本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六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水旺相於卯之類。雙峯饒氏曰此太繁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水生丙丁火便是水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四 公孫丑下

敦復堂

同本心

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太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餘十甲如木之有餘十二時如木之有枝。蒙引天時二字兼時日支干孤虛之屬時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雙峯饒氏曰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邊自得民心之和也。條辨且不遽說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只就三者較量作兩層疊說而人和之重愈見看下一節講攻守則此三者俱以用兵言。說統全章總是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補此句以見必有值天時之善者。蒙引此條申天時

說。條辨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攻不勝此中何有人和在不然地利未必險固如此也然無此城郭之阻則人和亦何恃以守乎故

曰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粟穀也。仁山金氏

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曰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

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

條辨空城難守故兼言兵革米粟以壯地利之勢乃竟至委而去之則知地利之不如人和矣。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

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皆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是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然則有天下者其可

不以得人心為急乎雖然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木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也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則舉其平而明之者皆策而後法制不為虛器也。輯語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却非五霸假之為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意中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便足王霸之分而作為亦別。精言上節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此節承其意而究言之故曰字是承接之詞三不以正趨重得道上去見能得道則無所事此一失道雖有此無益此六和所以非是。條辨親戚畔則得道乃其本或云得人和之道者非是。條辨親戚畔則守有所不能守天下順則攻有所不必攻天時地利又何關輕重乎。得道自然多助自然多助自然多助天下順皆是其

理之必至如此下節
方言其無敵必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慶源輔氏曰此帝王常勝之道而夫子所謂我戰必克者皆為是也

說統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以我為天下之所順攻彼為親戚所畔底則戰自必勝矣。淺說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仁者不可為眾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以率子弟以攻父母未
有能濟者也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按得天下在得

民心非以為戰計也言戰則天時之善必有人為之乘地利之險必有人為之守其道固莫有先於人和者行仁政而無敵於天下亦惟是得民心而已孟子所以言戰則必勝蓋亦使當日之好戰者聞之反而求其本而非真以是教人用兵與策士爭短長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

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

子亦以疾辭也語類問莫是以齊王不令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

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託疾不真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

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亦可若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文集孟子曰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之義也而何不可之有王而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矣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同意說統不幸二句非欲其稱之說只是示不可召而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正是望王大有為處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止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公孫亦不知孟子實師自

處之意故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有此疑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

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

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精義尹氏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新

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南軒張氏曰將朝禮也

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推其故取
惡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
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條辨有王命三
字着眼惟以為王命便不可託疾以辭而當往應其召矣
後景丑云聞王命而遂不果意亦同此不知王命可以加
臣而不可以加賓師也○病才小愈便趨造於朝辭雖兩
救而以趨走承順
為恭亦可見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
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聲下
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集解不得已非是為要
所迫全為仲子設辭使

託疾之意愈晦而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

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拳曲跪奔走承
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

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
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

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
大者也按丑言未見敬王固隱指不應召說然此處尚未

明言故孟子亦第為驚歎曉之以敬王之道○蒙引我非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

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君也○輯語敬王不是說王就是
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

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
敬復堂

公孫下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善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法則閉邪。語與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少苦心大用。按根苗俱從一敬字生。除仁義二字外凡為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是拂性蔽聰之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之道。便敢於賊也。此二句。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二典開口便說箇欽字。孟子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條辨曰。我非曰不敢。是向等小心敬畏此念。矢之於未陳之先。故凜之於方陳之際。徹內徹外。都是敬。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聲速而恭曰唯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師不與臣同也。說統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下聲慊

口簞反長上聲

公孫下

敦復堂

謙恨也少也。或作噉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語類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條辨景丑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可知曾子之肯命可召臣之一道。不知當尊賓師之一道。故借曾子之言。展開一步說。說統是或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重之道看。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存疑天下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謙於彼也。大意是如此。

文集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而祇奉之。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則太甲成王固拜稽首於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前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朝廷而人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則初無所異焉。此德之所以尤貴也。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條辨彼以富。我以仁。仁包萬善。不啻富也。彼以爵。我以義。義宰萬物。不啻爵也。語意不是。僅僅相當。困勉錄。輔世輔翼。世道長民。育生民。按精言云。自天子至於庶人。都該在內。愚謂味語意。自屬臣下之意。乃慢其。二慢字。正與敬字對針。隱然示不當召已之意。下乃暢言之。至章末二語。則圭角盡露矣。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愚按承上有一不可慢二緊接不召之臣

惟大有為之君有之以見相須者殷而相成者大我今日之不應召分明是以大有為之君望王乃敬王之至也不召之臣以臣品言是有德可尊有道可樂所不召之臣以君心言是所尊者德所樂者道蓋其尊敬愛慕之誠有非其人莫與屬者所字不可輕看欲有謀焉則就之申上不召其尊德二句申上必有只作一正一反看。說統仁義一也存之即為德發之即為道。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尊則崇奉欽承樂則欣慕愛樂。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胡致

堂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

者正欲成就其君處。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按謀焉則就是尊德樂道至極處有為屬君與有為屬臣末二句須從賢士心中看出。精義楊氏曰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輯語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為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畧儀節以示契密為英雄作用也按此須辨得真所言方不入漢唐以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說統此節是援古為而說正見有不召之臣而成其大有為處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

父亦可見師之意。存疑學焉後臣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足與大有為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已之所從學者也或問小註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其大有為耳。

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成其德。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則與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

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

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或問小註管仲且猶不可

召只借來跌出下句耳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

不當召已而已之不當應召自見。翼註管仲且猶不可

召主桓公不召管仲上。輯註惟有不召之臣故君不

敢召按不敢召自君心言不可召以臣品言。景丑以不

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責

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

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語類問賓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

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事有官職乃可

以其官召之耳。吳因之曰通章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

自處上來此其。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

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

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

交而德業成矣。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

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

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濶亦可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

也。吳因之曰陳臻之問重在不受齊餽上蓋疑其不與宋薛同受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本旨。精言臻問不

存疑受者之非廉是疑不受之矯廉看孟子分別處便見。說統此章全為齊發而借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

見出辭受之皆是意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說統臻問前日不受四句倒重

在非一邊言末子未免有一不是處孟子謂受者固是即辭者亦是尚未說到義上而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

義耳按義字實面尚在下文有處無處是也。本文只與他說箇皆是義自在是字之中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精言予將有遠行是我實有其事行者必以贐是古有其禮古有其禮而宋之

餽乃非無名我有其事而今之餽乃非無故按此正所謂有處也辭曰餽賚不惟其辭而已予何為不受見得不受轉不是下下節亦同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

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按上節先言行者必以賚而後述宋之辭曰餽賚此節先述薛之辭曰聞戒而後原其禮意曰故為兵餽之一顛一倒文法參差要皆以見其有禮耳且餽賚禮所常行而聞戒則禮以義起尤不可不下此註脚說統云故為兵餽非薛君語乃孟子敘事之詞良是○精言此兩節要與無處而餽相反兩予將有句尤重若無遠行戒心之事即古有其禮而彼託辭以餽之依然是無處而餽也有

處無處總以在我為主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

語類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蒙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事意○說統重自家有處不重他人有辭蓋小人之計矣按集註云無遠行戒心之事推此可見便墮小人之計矣○語類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取猶致也○賄籠絡了○蒙引貨之謂以物餌之也從餌以去則為貨取矣○精言上貨字活下貨字死○尹氏曰焉有句正見齊餽不可受以明不受之為是也○南軒張氏曰人於不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當受而受其動於物

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一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雙枝曰士戟單枝曰戈

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四書釋地持戟之士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

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此孟子即所見以爲喻又曰伍班次也去之罷去也按此與註異存參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存疑子之失伍是借失伍之言而譏其失

職也邱月林曰亦多矣與三失伍相照言其失伍又不止於三也下面民之轉且死者幾千人正見失伍之多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

王之失政使然此距心意中非我所得專為也言如與發

不得自專即下節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也當日大夫自不得為且率以為常故一聞孟子責備便率其常以應非必有心委過於王也然才說非距心所得為則為王之失政使然已躍躍疾間矣但不敢遽出諸口耳味其語意直反對下節反諸其人立視其死作出脫語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
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

說約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求牧令就地食草

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

孟子言若不得

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按距心既言非所得為便隱然自見得是箇求牧與芻而不得底了

孟子即趁此趕進一步言無論汝曾求牧與芻與否即命果曾求牧與芻今既不得便當反諸其人而猶自晏然受人之託以為非所得為豈非立視其死此語直搗心窩距心乃更無言抵對引罪不遑然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此孟子所以他日見於王也。輯語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

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為之。按孟子語意固是責他不丟然畢竟本來求牧與芻不曾關切一丟亦何益哉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郕非都也凡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說約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語類又云王之為都又恐是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則朱子已不執定一說。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蒙引知猶識也為王誦得行其牧民之志而不去者距心之罪使不得行其牧民之志者王之罪也。精言為王誦之非單為距心請命也

臣之失職民之失所一番陳述無不瞭然在自舉一距心而凡為都者可知與一距心之民而凡為都者之民可知牧牛羊者不求芻牧求芻牧者無補牛羊誰使之不得為誰使之實有罪王於此雖欲自諉其罪不可得也宥之王與距心終非知罪者特以孟子責備之切不得不如為自引咎耳。按此節精神全在誦之喫緊尤在為王二字上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

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輯語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齊君臣各正已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

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或問小註子之辭靈丘含官守意請

士師含言責意似也乃畧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為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不曾諷之使去愚按在當下只是激之使言然既激之使言矣不得其言則去情事自是相連則諷之使去意亦即隱然言外○徐辨何所見而辭何所見而請此意原不可解孟子謂其近似有理在於可以言是孟子欲諷之言故作此解○今既數月可言者必多其知之亦必已悉緊貼蚺鼃身上方見得未可以言與句直逼入死港泛講刑罰不中尚未

喫緊

砥鼂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按孟子雖但激之諫未嘗激之去然當日時勢一諫自是不用一不用自是合去則不但諫由孟子激之即去亦由孟子激之而砥鼂去就之道胥自孟子有以成之矣。下齊人云為砥鼂則善意固重在砥鼂之能去所以譏孟子之不能去也。

齊人曰所以為砥鼂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按語意對上致為臣而去看孟子在齊因事納誨齊人不
是疑其不能諫直謂其不能去耳。或問小註齊人祇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於齊實未為臣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或問小註不得其職如前章此非距心之

所得為是也不得其言如本章諫於王而不用綽綽寬貌是也按本文語氣只泛說而砥鼂自在其中

裕寬意也孟子居質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砥鼂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啟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

能識之。○雙峯饒氏已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
規諷以漸而人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
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
言。則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
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
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
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
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條辨兩則。去見一
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裕相反。○孟子明已之無官
守言責。可以不自去。只是退綽綽有餘裕耳。不退則進。故
以進字帶說。○看來孟子固未為退亦未為進處。於不進
不退之間。以審可進可退之義者。正孟子所謂綽綽有餘
裕也。○賽合註。上二節。祗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
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
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君。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官守言責一職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
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

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
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

事使事也語類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

不往又却為使出弔於滕○集解孟子出弔於滕不書王

使亦齊王借太賢以為國重之意王驩輔行乃特書王使

者則齊王之意陽欲借孟子以為重而陰以寵驩也朝暮

見自是驩體王意以接殷勤反字兼往字在內既朝暮進

見又往反日久豈有不交一言之理只是不言使事以示

不與小人共事之意耳行事二字要看看○慶源輔氏曰使

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扶天音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遯卦大象傳文天下

不惡而嚴程傳遠小人之道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慶源輔氏

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

也只此句便見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

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

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

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

既已能治辨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

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

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

爲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治之朱子以爲有司所當治者

以爲驩正是治之者看來禮儀制數自是有司所當治者豈以輔行之卿而遂親治其事只合依註爲得程竹山

曰弔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禮弔滕之不言不公言也故謂不必言而斷於事總來都是託辭

按此章尤只是平平說一似欲使丑自悟者與彼處對付右師之不悅自是另

樣聲情而指歸則一

○孟子曰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不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處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

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言喪事木棺木也以已通以

美太美也條辨止於贏不過是止宿之地若謂餘哀未忘

也四書釋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

乎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

歿於齊其以母喪歸葬明矣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

曷為而遽反於齊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卿耳然

則何以為前白解曰孟子之言有以昔與今對言者昔似

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

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是也此之前日亦言其遠者耳或訝之曰充虞蓄一規

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充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

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

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

既久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充虞亦猶是耳

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

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

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

則孟子反喋喋耶自顧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

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也按此論有關孝子之志人情之

實足以訂諸說之訛故為節其畧使考古者有所折衷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或問小註古者

下數句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慶源輔

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

益二美在木義理卷六曰公孫下

敦復堂

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精言非直為觀美二句正指七寸椁稱之之故此是推明先王之制見聖人原情定制必如此始盡於人心耳人心天下人子之公心天理人情之至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分無貴賤總是一般下得之

正從此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或問小註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應上古者棺椁至達於庶人等句。孫貽仲曰不得節語意乃謂只除不得與無財則無奈何耳若得之有財安可不盡其心乎。集解上二句輕不過設

言以起下文則不得自是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墻髮之飾有定制而不可僭越者皆是下得之方指定棺椁七寸更加以有財如何可不自盡乃心正與木美之疑相對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

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或問小註勿泥且字作別一段意此

節即應上節盡於人心一句意見得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也。愚按意固相承而語更有進直說到無使化者土親膚而子心之不可不自盡愈益見矣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或問小註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此節述所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已當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文之意。按不以天下儉其親正與木若以美然相照應。○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悅字。○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悅也必悅且悅然後於心為盡蓋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翼註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問論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存疑沈同之問或以已意或齊王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下文彼然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條辨開首下以其私問四字正以有下勸齊伐燕一段話說也不然則不過沈同問燕可伐耳何私之有蓋未嘗以齊欲伐燕之謀來告乃竟然而伐之則其以私意探取孟子之情可見矣。○說統燕以私讓齊以子噲子之事見前篇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私字極有味

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說統可字亦只據公論說兩不得字乃是斷案內含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意然照下不告於王與亦無王命看只重無王為是。按仕為官也士即傳之先君本是受之天子自可併合說

從仕之人也。蒙引言子噲子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而私相授受者所以著其罪也著其

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語類孟子答沈同伐燕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方善按此即下節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意。○文集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

集解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意蓋不以伐燕為然也未也只說言未曾下皆申明此

二字彼然而伐以上言已未嘗有勸齊伐燕之語彼如曰孰可以伐之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伐燕之意殺人一段語語與上段對照彼如字則將字俱不可忽過人可殺與之人乃指殺人之入也何為勸之哉正與未也二字相應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語最刻酷然按之史於理却只是兩平

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

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

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

子之言則誤矣

精義尹氏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

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

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耳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誤而史氏遂輕信之爾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真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語類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孟子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雙峯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說統此章當

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孟子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予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史記燕世家齊王令章子將五都兵

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云二年後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條辨齊王既以為慙於孟子則孟子之未嘗勸齊伐燕可知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

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

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蔡氏曰周公攝

政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叔懼遂與武庚畔成

王命周公征討而誅戮之或問小註管叔以殷畔不在本句以字在上句使字歸重使字是章旨以往事傳會時

事總為釋慚張本○吳因之曰陳賈明知齊王不敢與周公較量而反令其自揣孰仁且智即一旦字便倒在智一

邊知而使之只要形起不知即下節周公知其將畔亦只要引出那不知其曰周公未之盡亦正謂不是不仁必是

不知定要坐周公以不知之過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
且智則王之慙自可解矣○條辨看來陳賈謂燕畔不能
預知因言周公不能預知管叔而况於王則是齊王本無
可慙矣惟看得齊王本無可慙本無慚待解已使齊王渙
然冰釋只為孟子分上不得不解並齊王亦待解耳日請
見而解之不是要王釋然於孟子却是要孟子釋然於王
不袒諛齊王
正以駁孟子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二乃字見得誼屬至親非他人比正

善體本文二也。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

所不免矣。語類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

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

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

不過本是他怕武庚。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

待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這箇

見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

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恁地管叔被

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

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

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隣。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

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

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

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本。慶源輔氏曰

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吳因之曰管叔之畔與燕人之畔其事誠相類。不知管叔之畔與燕人之畔其不知亦相類。所爭在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見周公事與齊王事乃大不類。○按賈意在為王解。入見孟子問徐舉周公使管叔問。○只要討出不知二字。便直達其意。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且字見得聖人如此。下於聖人者可知。孟子也不說周公無過。但與言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味一字見得周公之過為宜。則他人之過便不宜。只此兩字便是。兩下箭鋒相直處。○困勉錄此處只以使管叔說不必牽入誅管叔說。按語類云莫到恁地較好。正此意。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

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

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精義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

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

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四書通詁：忍逆探其兄之惡而奔

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

叔，不忍逆以其兄為叛，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按周公之過，只是天理人情所不忍，料孟子

亦只就賈言而答之，却其實是過。如下文所謂：聖人之不幸也。而後人必曲為回護，至云此過為中。

聖人所宜存而不可不有，殊乖本義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按

註更之則無損於明，似民見民仰俱就日月說。然本文以一如字貫下，則君子之於過亦然。須知不是重民見民仰

重君子有以使民見民仰，總是不自掩覆之意。與末句相對照。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

矣。南軒張氏曰：賈為君文。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過則過之中又生過焉。

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或問小註末節只是閒論一番，而寓責賈之意於言外。新安陳氏

曰：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集解此節從然則聖人且有過一句生來，槩論古今君子處過

不同如此見自愛者必以古人自處而愛君者不當使效今之人兩邊俱各推進一步直以又從為之辭結定言外

便隱隱與賈請見而解之相激射所以深責賈之為君文過也語意更不復粘帶周公

○林氏曰齊

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將順是將順其美意與白文順之順字不同則義不可勝用矣

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

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

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

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

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蒙引致送至也致為臣送還其臣於君也按孟子在

齊以賓師自處與泛為臣者不同然居客卿之位亦臣也但不受祿故去就綽綽耳○集解道不行三字是通章骨

子孟子在齊為行道計非為祿養計也致為臣而歸以道不行非以祿不足也惡知其不可不行之故專以道不行為主辭十萬而受萬不過就時子述齊王之語而

云然故集註屢提道不行後四章亦俱從此起案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朝音

存疑得待言得待賢者此齊王謙辭同朝甚喜言同朝之人甚喜也該君臣在其中○條辨孟子在齊王託疾以召

孟子不肯就見今致臣而歸却以就見送別這是甚麼情事既見孟子不知愛慕其道而謂前日願見不得喜孟子

之意不過止此而代同朝作謙詞分明彌縫自己不用同朝各異之嫌况王欲留孟子非不得自主者不議今此之留而想繼此之見是送別語非留行語也曰前日曰繼此總遮掩現在一段情事○若先曰固所願也後曰不敢請耳便似有心請繼此之見矣今先曰固不敢請耳則干進之嫌孟子已自把守得甚嚴然後乃曰固所願也則不忍忘君之心自是默默自喻耳詞極婉妙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

受六斛四斗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金十則鍾金六斗四升鍾六斛

半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蒙引他日謂時子曰他日二

之意○吳因之曰齊王一見孟子開口便說不識可以繼此得見乎是顯然欲聽其去至其他日託時子之留亦是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且其所為留者又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諸大夫國人有矜式却遺了其君用之下邊分明見孟子迂濶難用而姑使坐鎮雅俗以博尊賢之虛譽耳故孟子直以不可拒之○但使臣民矜式而不行其道已是虛拘况連帶萬鍾說下畢竟在利上計較程子謂欲以利誘之非深文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按時子亦明知王留孟子非出於中心之所誠然故為此展轉相因聊以銷繳王命

而陳子乃徑以此告便隱然為萬鍾所動與他日兼金不受之疑直是一副眼孔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應首節再則其義不可以復留此

孟子本意隱藏夫時子惡知其不可句中。○蒙引發口曰然此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也耶。夫時子惡

知我之不可。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慶源輔氏曰以復留也。齊王告時子

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然顯言之則計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

願之仁。按下面因他以萬鍾為辭且只就欲富上較量自是降格作無聊語。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翼註齊王原不疑孟子欲富孟子亦非為欲富致辨意若云欲留予

者必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富必不辭多而就少也。既非欲富則所欲始必有在矣。行道之志引而未發。○或問十

萬之數。閻百詩曰鍾受六斛四斗。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辭之數

非一歲有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

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

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

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

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三

道不行。益見孟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

子言外之意。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說統辭十萬

受萬是辭此而受彼已不用又使子弟是失此而求彼左
右望而罔市利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為利則
一也○精言龍斷罔龍之斷而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
路此要津也私為已有則利權盡歸於己矣為政為卿即
龍斷也○私字從上獨字生來私龍斷是於富貴中獨據要
津也○焦漪園曰叔疑雖是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而原
其心亦是欲得此又得彼也此與龍斷何異○按此下二
節孟子只行說一番欲富情形以見此輩之為可賤而道
情亦何以異乎此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
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
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慶源輔氏曰來王關譏不征是

三代之初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雙峯饒氏曰左皆如此左望是欲全得
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彼則謂罔羅取之也
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

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
人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
不知孟子之心○翼註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
○蘇紫溪曰今人利心不斷究竟入於龍斷之歸無有所
謂士大夫無有所謂賤丈夫一而已矣賤丈夫未嘗學問
知禮義無足怪也以士大夫而下同於賤丈夫賤丈夫將
援以自附矣吁辱哉○精言據守要津則富貴盡為已有
求登龍斷則財利盡入橐中以市心行市道未有不賤者
也此節釋龍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為耳○按孟子亦非
是認真說龍斷之不可為只因胸中義不可留之故難以
顯言故姑就欲富究極言之以至賤丈夫之貽臭無窮可
羞可惡曾謂我而為此然則今日之去非以欲富而以道

不行自隱然言外矣。惜乎齊君臣不悟，并其弟子亦不能悟也。看章末說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訕然而止，正復愴然欲絕。○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

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

之。故孟子拒而不受。但孟子所以拒而不受者，意固不止

此故內註屢揭道不行而以此說列之圈外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或問小註：孟子已去齊而猶宿於晝，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按晝為近

邑而孟子遽留宿於此，自是望王留行心事。此客之所以突如其來，方自謂善解人意中事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說統通章重在無王命上。○為王留行是

記者書法。○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集解：客即奉王命來留也。看是如後章所云：王庶幾改諸者，而後可留也。不然，孟子回齊將何所謂耶？茲之欲為王留者，王未嘗使之留，而自以其意代留，徒為齊王博留賢之名，而不為孟子作一可留之地，是速之行也。○想客初來時，孟子亦必以賓主之禮相接，速既坐而言留賢之意，孟子方不應而臥以絕之，不應示不欲聞其言，隱几而臥示不欲見其人絕之之至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注疏卷四

齊宿齊戒越宿也

課本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

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精義尹氏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孟子之進退

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繆公待子思之事故。孟子不應也。○精言繆公尊禮子思已到極處，尚恐子思不

留常使人周旋於其側，以達其意，此是何等愛敬。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

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或問泄柳申詳無

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哉。○說統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

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間自有維持

調護之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耳。○翼註上

人字是繆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子思知其人之敬賢也。下

人字却非泄柳申詳所使者，乃魯廷自有其人，維持調護

恐繆公或失禮於賢也。○集解玩兩不能安，可見子思與

泄柳申詳時時有欲去之志，却因繆公之所以能安子思與

○輯語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

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周旋

真是沒要緊。○說統按孟子隱衷全在兩無人乎處，所宜

深玩蓋孤忠莫與獨正難容，當時齊廷設有同心一德者

為之左右維持，則不必去，即去亦可復留，其如乞播求屨

之徒，方排擯而讒毀之，安能容其身哉。故一則曰無人再

則日無人借魯事反言之，以倦倦致意他日，曰吾退而樂

孟子集註本義注疏

卷四

三

敦復堂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

揭明所以不應隱凡之故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

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

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蒙引上文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只見其類同故引之其實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言此只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曉客處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子思之側之人是繆公所使今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子絕長者乎要下先字卧而不應亦不可謂不是絕○條辨及字作如字看彼是奉繆公之命而道達其誠意者也子是不奉

齊王之命而自來留我者也○按慮字只合就留行時看不必深求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述朱尹士譏孟子有三層

不明于澤兩層皆已往事意不重重在濡滯一層故下文孟子辨析亦只重此一層○說統尹士意見孟子今日既然要去當時為何而來當時既來得不是今日何為去之不速只歸重濡滯邊且千里見王便非漫無識見不為文去便一定非真于澤則是二字原是翻弄語上二者之疑尹士已自家與孟子開釋只三宿出書却是令人難解士則茲不悅茲字緊貼濡滯說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當亦為滯滯之說所惑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

也按孟子只辨滯滯之疑不明于澤兩層似俱不管然亦未嘗不隱隱被他觀其於千里見王曰是予所欲便見

不敢逆王以不足為湯武而非于澤之意亦明矣於不遇故去曰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則此心誠不忍速去而

不敢以滯滯為嫌矣至下言王由足用為善用予則天下舉安又以見王之實可為湯武而亦非不明矣段段俱宿

破尹士而於滯滯尤重以其於當日情事尤為近似也故下遂接言三宿出書○翼註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惟不

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速猶望王追也下二節俱跟此句說去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集解此節正與滯滯之疑相對是方出

晝時心事速字正破他滯滯字猶以為緊與是何字相反下三句正解猶以為速之意改字或作改其不用而用之

欠渾註謂必指一事而言觀致臣與留行兩章並未明言王不能行其道之意想齊王當日亦必有一小事為孟子

所不悅故託之而去如孔子去魯不明言受女樂之失而託於燔肉不至之類此處只宜渾講必求其事以實

鑿矣庶幾是冀幸之辭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

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

或問小註浩然句是承上起下語○集解此節又進一層說言

歸志既決後猶且惓惓不忘益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首二句承上畧作小歇予雖然又颺起蓋浩然歸志生於出晝而王不追非生於已之舍王也故歸志雖決而心自不舍王下六句正申明豈舍王哉之故○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非足用為善之王則孟子固不難於舍然非王用孟子則孟子亦無自安齊以安天下故不曰足為善而曰足用為善見足者在王用之者仍在孟子不遽接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而必曰王如用予見用王者在孟子而用孟子者仍在王蓋論安天下道理則齊王欲安天下所當用者獨有孟子此孟子既去而齊宜終不足以為善也論不舍王語意則孟子欲安天下所屬望者獨有一齊主此惠襄無難

絕望而於齊宜遂戀戀不忍舍也須兩邊回互合攏看來方見得孟子平生本領及當日衷情○焦漪園曰上節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宿晝時望也見宿晝底心還是望主之心此節予曰望之是出晝後望也見出晝後底心還是望王之之心此處要認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般○說約說到此處衷懷愈傾矣本為行道客氣自用不着按 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

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

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為

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啟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畧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按窮日後宿就小丈夫一句折倒正對三宿出畫尹士自不覺旋其面自

矣○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底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自家滯滯之迹都不復管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

意

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徐思曠曰齊王以天資朴實之主

而自孟子用之實有安天下之理以天下安危望之齊士是其本心到此時說來是其餘意聖賢實是住不得○蒙

引此章自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見得耳按汲汲之去心是指未去齊以前說到得既去齊而猶不忍去便是倦倦之餘意矣○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若無尹士之譏評無以發孟子之本心七篇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辯論者皆無如尹士之優柔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其人品為獨高也且聞孟子之言而遂幡然李氏曰於此責已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語類問集註引李氏

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

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

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南軒張氏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

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
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而非其心
之果不豫也○按充虞述平日所聞之言亦是道途間作
師弟寬解語若以言行不相顧為譏諷之詞便同僉父面

矣目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日與今日
所遇之時不同下皆言此一時之意○集

解彼一時是脩身講學之時凡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
只合反求諸己而已此一時則悲天憫人之時一身之行
止所關斯世之治亂有不得然於
中者然亦究非以怨尤而不豫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

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集解此節直上下千古從頭
說來為下節數與時張本五

百年三字最重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蓋惟以五百年為
定期貞元會合君臣相得自是世數運會之常便隱然對
照七百餘歲而王者不興名世不得有為乃世數運會之
變士君子有名世之具而不得名於世者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二必有乃決然之辭。不是因王者而後有名世亦不是。是因名世而後有王者。總名是氣運到五百年正亂極思治之時才必有王者。便必有各世其間自是不先不後。但在孟子以名世自負語意却是以名世下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見得身有其具。從古無虛生。名世之理有王者作。應運而興。雲龍風虎若合符節。不惟追羨往古。正以証驗當今。○按名世下着「一者」字。乃從其德業聞望。既名於世。而得名。故曰「必有名世者」。時文每拈出此二字。圖圖呆用。竟當作名目。一般於虛實字義俱失之矣。故此二字須活看。若時無王者。縱舍我其誰。却正坐不曾名世耳。俗下口頭。訟襲之訛。如此類者。不少。細心剖析。則義味自殊。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為之日。

為之日。

困勉錄亂極思治如民生久困則必復禮樂久日則必振詐力久用則必誦戰征久擾則必息就戰

國時勢着想方合

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

吳因之曰以其數則過言王者十分該與再去不得

了。以其時則可言名世者當此時十分該有為再遲不得了。全是呂下要做不得。急底口氣非僅以前事相比付之浩歎。徐辨上節五百年云云。只言其數。此言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已與上節相對照。然或數過而時未可既非亂極當返之時。不必作轉亂為治之想。尚不必定有所為。惟以其時考之。又亂極思治。則名世王者正當兩相湊泊。可以有為而全竟不遇王者。得一有所為安能無不豫。故數與時雖似並舉而語意却側重時。一邊鞭迫更緊。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

治天下之道也我何為不豫哉精義尹氏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

之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或問孟子

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

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文集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自五百年至則

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

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

徐巖泉曰此節正是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三句乃假設之辭吾何為不

豫是掀起語正應轉天未欲平治天下句而明已所以不豫也

按此異常說然於孟子當日深情轉似較合大約此章自以憂世為主樂天意只宜

於言外體味得之不宜硬入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精義張子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遠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翼註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也

條辨下文明日非也則仕不受祿原非古道張子說不必攙入丑特有疑於孟子而設為此問耳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

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

見於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條辨初見便退有去志自是孟子本心所謂知其必

不能為湯武者知人之明也猶久於其國而不去者望行道之苦心也既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其祿然不欲變

其去志而又未決於去故第不受其祿而不妨於仕以觀行道之機此一層孟子終未明言但以有師命不可請答

之恐亦權辭蓋以我無官守我無言責進退綽綽觀之則知此為權詞矣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

戒嚴耳蒙引國既被兵難以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有所不得去者賓師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心果欲去豈為避

嫌姑留直是國既被兵上下戒嚴勢不得不且留且見王天資亦可取故留而為卿以觀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

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存疑不可以請或主義而言或主勢而言當兼二者方是蓋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賓

師不與臣同然國方有事飄然而去於義亦不是况其勢亦有不得去者要其未決去之意則屬望齊王之意居多

為適有師旅之命勢亦難請去耳孟子却將屬望齊王之

意置而不言而但以繼有師命答之此亦見孟子既去齊

後浩然有歸志而王亦不改前失以反孟子孟子亦有何

心緒更述一番只以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

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誤乎說統通章俱重不受祿之意於崇節言已所以不受

祿之由而未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只是發上

不受祿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畫猶以

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

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

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

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終

